公子稠十九歲矣孔子甫十一歲耳昭公之娶孔子何以能先諫歟且仕乃可諫而正義已云不仕矣既字恐是不字之譌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廣安游氏曰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又張子曰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

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愚按禮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為後之子於禮無服嫌不祭也是時孔子猶存鯉可服期聖人始則體伯魚之情而使之喪期猶聞伯魚之大而嘆其甚中正無偏情理各當子思性剛奚以慰厥子乎白也而非出母所生則可耳

日知録以伯魚之為母期是父在為母疏以謂出母者非戴禮緒言按孔子年十九取宋亓官氏明年生子昭

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亓官夫人乃卒其無出妻事明矣顧陸之論尤高

與哭師同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註云與哭師同愚按下文師吾哭諸寢非中庭庭在寢室之外寢門之内是亦較朋友為親之矣故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如曰同于師也無乃已重乎

時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

焉

浴於爨室

疏謂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竊疑死後之浴非必死者之命況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即沒乎如謂反席之前欲易之後尚可有言然曾子此時衹欲易簀神衰氣倦何暇更及身後之浴想是曾元以厥考易簀意在謙儉故浴亦從謙然而過矣於禮未嫺故進退失據

大功廢業

曾子蓋據周人兼用祭器明器實人器虛鬼器而言夏
無祭器故實明器之半周既實祭器則明器宜虛所謂
明器神明之也宋襄公用物太多并明器而實之故為
曾子之所譏

縓纁之類

疏引爾雅釋器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今按爾雅縓
止一染紅色甚淡再染謂之赬非縓也且經止云縓緣
不必及纁

功特欲以媚齊襄耳舅如齊襄服之已為忘父之讐况其妻乎禮舅之妻無服而乃為之大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與禽獸奚擇焉

平公飲酒

長樂陳氏曰平公賢孟子而終于不可見尊亥唐而終於不共治愚按孟子生春秋後時則有魯平公若晉之平公在春秋襄昭之間何由知有孟子哉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註疏則豈不得以句集註引之在前然不如後説為妥
幼清前輩曰得字絶句亦通

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

以機封作機巧也非也視豐碑視桓楹僭於禮也亦非其非相似皆不從其初故欲明作機巧之非而以僭於禮之非況之如皇氏解豈僭濫之事猶可恕乎

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

集註葢據魯而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魯之外朝

所在故宰夫之命諱新必至庫門也凡諸侯三門臯應路若天子之門則有五一曰臯二曰庫臯庫各别三曰雉四曰應五曰路路門亦曰畢

喪不慮居

不慮居不慮及已之居室也葢廟重於居當有廟者先立廟不當有廟歉仄方深忍慮居乎君子之喪居處不安尼甫之言可思也而王制亦云寢不踰廟

歌於斯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三等之國卿數同但命于天子者有多寡之差耳

集註或以大夫有上中下之辨或以諸侯無中大夫周禮有中大夫天子之制也或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與經小國二卿背蓋馬氏方氏所見不同而陳氏亦未之折中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註云此錯簡當在下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三

逾陳氏謂大夫四月可言踰越一月士三月豈得謂踰越一月竊謂非孔疏不可通陳註實錯認其意而無以通之矣庶人亦三月而葬者禮不下庶人將行吉凶之事則依放士禮為之無定限

明七教以興民德

疏曰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不如嚴陵方氏之說為安方氏曰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

不粥於市

歷陳不粥而并及衣服飲食此非民間常用之物耶何為而不粥也想是恐其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及屬遊飲食於市者耳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習舞釋菜之以上丁也丁寧之也曷丁寧乎爾以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也曷言乎人當謹始而丁寧之丁後甲三日而甲者日之始也始不可不謹是以丁寧之也曷

王而後稱文王禮家多以文為年九十六稱王踰年而崩知禮者如是歟惟大傳謂追王文王昌此言可信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正義引金縢鄭註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用衛宏之說也王肅則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公辟之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

著巳之功績以自勸

封繹禪云云云繹繹太山旁小山名刻石紀號良由自矜非以自勸也夫勸勉在心不關著巳之功秦皇勒石頌功德勸于何有哉白虎通以著功為自勸亦屬回護之詞

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

魯惟太廟用王禮非魯君皆得用也周公用王禮不追王豈子孫反得稱王乎魯之秉禮莫大于不稱王而後儒顧誣之乎

必與公士為賓也

玩與字方氏說是意義亦近情葢公士非大夫之屬相去一等耳士宜恭大夫宜謙各盡其道可矣鄉射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是公士固可與大夫為賓也若改賓為擯則與上公士擯重

明堂位篇

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愚按此篇當作於魯儒故鋪張揚厲之辭為多至

北上則所謂上者皆取南北之中也特牲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統于賓也有司徹註云東面者北為下則以主婦特位立故依曲禮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因乎陰陽也明堂西門之外所上不與東外對其義安在疑南字或北字之訛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本侯爵過稱公也

按春秋皆稱公臣子之辭頌云乃命魯公論語春秋頌皆魯書也不為過稱

連體似可降妻之父母故經特明不降親親之故也
亦敬賓故也
按註云臨事去杖敬也葢敬其事也喪大記云聽卜有
事於尸則去杖疏乃云敬賓則拜送賓何以杖耶賓字
疑衍
庶子不以杖即位
日知錄云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愚按集註云庶子至中
門外則去之然則喪服小記葢言庶子不以杖即阼堦

上經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亦以祖尊不可以士牲祭也若嚴陵方氏之說則謂妾祔女君嫌于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是易去女君之牲矣與註疏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集註前說本註疏然後一說較穏葢經原云不攝大夫非不使大夫攝主也按摘註緝要亦從後說

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

禮書云孔穎達言别子之所由出其可宗乎是固然矣

地出不可移易則似當云禮靜而樂動雖禮樂相因動靜互根然為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而言則言固各有所主也至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二句方是言禮樂同有動靜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言又自有其序也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四句

註疏以勞逸屬民按孔子論政曰擇可勞而勞之則君德之厚薄不以民之勞逸分視其勞之當否而已不如

之旅冢宰之下士也大貞則小宗伯命龜重其事也且大夫多矣而宗伯不過二三人春官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縱不憚煩能徧及乎儀禮士冠士喪特牲皆有宗人此豈宗伯哉孔疏引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然肆師下大夫非大宗伯也職喪是上中下士實主公卿大夫之喪外註謂是都宗人家宗人周禮雖不言相及命龜然既正都禮掌家禮則相及命龜固其職也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則以都家分大

大胥是斂衆胥佐之

舊說胥讀為祝而家臨川曰太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以其下之胥服勞大胥大祝之胥也衆胥喪祝之胥也此依經胥字解似矣然按周禮序官大祝喪祝之胥列府史之下特庶人在官者耳士猶以士斂而君乃僅以庶人斂乎大祝職大喪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所謂大祝是斂也小祝職凡事佐大祝所謂衆祝佐之也喪祝職凡卿大

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正與大夫之喪衆胥是斂合

惟士不敢使祝斂故曰胥為侍士是斂儀禮亦云商祝

主斂如以祝為非能親執斂役何以下文即云商祝鋪

絞紟衾衣邪古人極重喪禮雖弔賔猶曰非從主人也

況臣乎

胥為侍士是斂

若據周官胥四人而言則庶人在官者反尊於士也而

然乎

鯀障鴻水而殛死

朱子云殛誅也蔡氏曰拘囚困苦也惟無功烈於民故見殛殛矣而有功烈乎哉有功烈矣而見殛于舜乎哉禮家不稽尚書孟子而反據魯語謂鯀與舜冥皆以死勤事之人過矣夏之郊鯀子之仁虞之殛鯀君之義使鯀果有功舜之刑不幾濫矣乎石梁謂祀禹非祀鯀亦屬回護之詞葢上文明言郊鯀矣又按周語太子晉諫靈王云宗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左

傳子産亦曰堯殛鯀於羽山此時堯未殂落故謂之舜殛可也謂之堯殛亦可也若以鯀為有功則必不可劉氏陳氏皆謂鯀以死勤事如其然也必治水而為水所溺乃可鯀則殛死耳安得與冥之水死並稱也哉

如欲色然

註疏謂似人貪欲女色然王肅難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而解為如欲見父母之顔色集註則承愛字來以為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三説不同

後來居上

比時猶先時也

比及時也集註比時及時也上文慮事不可以不豫乃是先時先時慮事豫則比時具物備矣

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天子尊但事父行故以父事屬天子五更非不養也諸侯卑兼事兄行故以兄事屬諸侯而三老之養益可知矣

耳又正義曰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據此二條鄭說不足信矣竊謂天子至尊無敵不當親迎若太子則未為天子也奉君父之命以納妃禮當親迎諸侯亦娶於諸侯其體敵禮當親迎有故則改期正義曰有故得使卿逆也親御授綏亦止迎於其所館耳豈其委宗廟社稷而遠適異國以逆婦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作辭以為口實也作則羣相效尤也命令雖嚴民其敬
恭否陳氏謂民猶以為言之成文動之成法則民已敬
其上矣孰是言動皆過而民猶敬其上也乎說約云下
文言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
養齋云百姓不命而敬恭方是民以君子為言之成文
動之成法

孔子閒居篇

篇中引夙夜基命宥密孔疏指文王武王集註因之雖

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

而學使能知之

能字承擇善固執來須兼知行孔疏似漏

變則化

孔疏明晰疏云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

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

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

註引祭義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以証極敬與繼之以樂

樂字不同繼之以樂是任情肆欲忘其敬心

威莊强教也安則悅矣

呂註遺有禮而親一句當補云有禮威莊强教也親而

安則悅矣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呂氏謂此二句乃君之所以報臣然受非授也似與以

官爵人德之殺也殊此云不以大言受小祿而坊記則

云寧使人浮於食坊記為優

辭欲巧

鄭註巧謂順而悦之也殆所謂巽與之言敭荅子貢之善道非敭戴禮緒言辭巧而本於情信雖巧無傷

禹立三年節

此專為君勉也引詩書皆以証豈必盡仁也師尹雖不仁然君既仁矣即兆民頼之而下土以為式一禹已足豈必盡仁哉孟子云君仁莫不仁縱有臣如尹氏不斥

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則古文尚書鄭固見之矣其讀資為至只是望經為釋使小民惟曰怨小民亦惟曰怨句法相稱耳

中月而禫

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主之漢喪服之制謂之五五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主之間傳本之儀禮而孔子亦以朝祥暮歌者為踰月則善今律二十七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